

列君之近臣、死且不弃命、秀吉不能奪而止、由是龍伯重有信舊傳記六月龍伯薨魔島、從秀吉如大阪藩輸是月家久得疾沒、家久为人勇悍、佐龍伯經略鎮西、世惜之島津記本書曰、立月、家久見之十六年、肥後人叛、攻其主佐、成政、義弘、崇兵救成政、明年賊平、歸魔島、餘黨守土顯輝、未匿出水、龍伯捕詣之藩輸八月、龍伯如京師、謁秀吉於聚衆第世祿記、本書曰、初龍伯之降、質其愛女、至袖孝子是龍伯將去、不忍與女別、作歌示之細川乃哀連遠茂志連、契羅奴物連、親登子乃別連武、藤孝以獻秀吉、覽之閔

其然、即還是歲、龍伯叙三位法印、義弘四位侍從、前髮号惟新新藩輸文祿元年、朝鮮之侵作、惟新与黑田長政、大友義経等、將第三軍、率一萬人、航海、久保從焉正韓錄、秀吉譜、小西行長加藤清正等既下都城據之、七月、朝鮮將元均、李舜臣等、列戰艦巨濟唐島數十里、惟新与加藤嘉明、服坂安治等、攻唐島奪虜艦、大戰海中、朝鮮兵素練水軍、我兵多死傷、惟新見其難於進退、令士卒曰、弗必取敵艦、彼求戰、則射卻之、既而虜兵疲、歛兵退朝鮮征伐代記、本書攻唐島係文

祿二年六月攻晉州之十月明將李如松來援朝
鮮我將守喜多秀家等議都城旁築寨以備之帥
城東有金化春川二城使惟新守之時惟新在永
平城令島津豈久以五百人守春川明兵來圍豈
久告急惟新赴援擊却之既而明兵復來攻衆寡
不敵豈久謂士卒曰城壁未完救援不可猝唯有
死耳乃為圓陣直衝明軍殊死戰大破之盡剄其
所獲獻之名護屋行營秀吉賜書賞之十二月惟
新父子徙金化當咸鏡江原慶尚三道要衝

明兵三道來攻久保率輕騎突戰走之是歲龍伯
至名護屋謁秀吉會我臣梅北國兼田尻但馬叛
據佐敷城將攻八代既而肥後人松羅某安田某
誅二賊秀吉以國兼等叛為龍伯之罪將誅之
東照公為白其冤秀吉乃命龍伯還平餘賊而遂
歸罪於歲久賜之死其實修九尾之憾也証韓錄
文集略曰秀吉正韓時歲久患痔瘻不能從南浦
其非病者秀吉怒命細川此亦殺之未知曼否

二年正月李如松逼都城小早川隆景與立花宗
茂等拒之碧蹄館惟新遣有馬重純往援宗茂宗

茂等既破明軍、晉州牧刁出兵、扼釜山王城之間。
二月、惟新自金化徙龍仁城、以備牧刁。四月、議和。
諸將皆引兵退屯釜山、惟新屯唐島。六月、與諸將
俱攻晉州、踰月下之、還復屯唐島。九月、久保病卒
于唐島。久保为人精悍、嘗出曠野、調騎射、明兵數
十騎未殺、拔葉豎、久保怒、單騎追明兵、斬二騎而
還。又嘗射獵、遇猛虎、負隅、騰向久保、從者皆怖。
久保發銳斃之。惟新聞之、戒久保禁田獵、及卒、深
悼惜。以次子忠恒為嗣。正韓錄、按傳記、伊集院昌忠、據有異志、忌久保壯武。

又八郎忠恒

陰謀殺之
而以病死同。三年、忠恒請秀吉從父於朝鮮、以十
月晦至唐島。四年、秀吉檢薩摩大隅日向地、召惟
新、秀吉、番忠恒發唐島、忠恒尋徙加德島。六月、惟
新歸自朝鮮、謁秀吉於伏見。八月、歸鹿島、慶長元
年、秀吉以和成令諸將撤軍還、忠恒受惟新旨、守
加德島不去。正韓錄、秀吉記二年、和敗、諸將再航海、惟新將
第立軍、秀吉記四月、入朝鮮、屯加德島。七月、諸將
進入慶州、惟新乃與刻期、令島津豐久、均後加藤嘉
明、藤堂高氏、股攻安治、夜襲朝鮮將元、均擄舟師於

丽山而自与忠恒從陸攻之、率兵三千、抵唐島、聞舟師喊声、亦嘆喊、豐久跳登一敵艦、其臣梓山某先登、中箭而倒、甲斐某、大倉某、繼之奮戰、悉殺其兵、奪艦、及天明、虜艦三百艘、未枚、諸將嘆大砲急攻、虜棄艦上陸逃、惟新預伏兵擊滅之、奪艦百六十艘、斬首數千級、溺死者無算、秀吉賜書褒賞之、八月、惟新、新屬宇喜多秀家、攻南原城、時明將陳愚衷、守全州、將援南原、秀家用之、使惟新及加藤嘉明、備全州援路、愚衷不敢出、諸將夜襲南原、守將

楊元自西門逃、適月明如晝、惟新望見、與嘉明等掩擊、斬首四百級、南原已陷、愚衷棄全州走、於是慶尚全羅平定、諸將相議、小西行長統管全羅道、惟新統管慶尚道、揭榜於二道、令逃民還其鄉里、務農事、逃匿不出者、處之刑、十月、惟新與忠恒入海南城、點檢賦稅、經略忠清道、朝鮮人據城者、皆望風遁去、妄迎戰者、遂還全羅道、屯泗川、三年五月、秀吉諭諸將悉罷歸、獨畱惟新、及加藤清正、小西行長等十餘將、於是惟新築海畔以爲根據

六郎兵衛忠与忠恒守之、号曰新寨、使川上忠實、相良賴、豐勝、玄蕃助頽豐

目

兵右衛門、守泗川、正韓錄、本守舊館城、曰使川上忠

川、昆川城也、蓋對新寨有是名、本書乃以爲別城、而舊館城即使川上忠

川、昆川與新寨恐不然、今一一名新寨、則人呼泗川、而謬泗矣

秀吉

譜

書

改

之

禁

津

春

永

春

昆

陽

固

城

金

海

立

寨

分

兵

守

之

秀吉

九

月

明

將

董

一

元

將

兵

二

十

萬、至晉州、與望津隔江而屯、憚我兵不敢濟江、惟新欲誘致以擊之、命諸寨守將、留兵而還、會明捕虜郭國安、在望津通款、明裨將茅國畧、說一元攻望津、使國安為內應、舉火為信、至期、國畧引

兵臨江、既而寨中火起、明兵濟江、攻望津、縱火焚之、忠恒請赴援、惟新不許、一元分兵攻陷永春、昆陽、盡焚之、我守兵走新寨、一元已陷三寨、意頗輕我、遣使來議和、惟新欲之、趣川上忠實等棄泗川退、忠實等將退、會明兵夜來襲、忠實拒戰、獲明驍將李寧、黎明、一兵益來、我兵血戰、熒銃、殲明將盧得功、忠實遂潰圍走、相良賴、豐戰沒、勝目兵右衛門、同頽豐死曰、我嘗與相良共約死生、寧可負守、即回馬冒明軍死、忠恒用泗川急、請赴援、惟新

不許、命伊勢貞昌往偵之、貞昌單騎馳赴泗川、遇忠實與明兵、且戰且退、貞昌代殿而還、一城騷然、將士皆悔不救、望津泗川、惟新曰、彼焚望津者、由郭國安內應、猶可謂得計、今不據永春、冒陽以窺我虛實、乃并焚之、大軍鋌次暴雨、我知其易与、且彼戰勝而驕、當不出三日而來、我深鮮堅守、以逸待勞、可一戰而滅也、若分兵四出、敵東其虛、悔何及、乃下令嚴禁輕出、十月朔、一元果盡衆而來、以國昌葉都榮彭信古、為先鋒、郝三聘師道立馬

呈文藍芳咸、分为左右軍、圍新寨、忠恒欲出拒、惟新曰未也、明兵以大熒摧城門、拔柵薄壁、我兵拒戰、會敵熒炸破、火薑齊熒、焰四迸、明軍亂、惟新乃命忠恒曰、可矣、忠恒與數百騎、開門出戰、明軍披靡、擊信古兵、大敗之、乘勝窮追、明兵三騎忽回馬向忠恒、一殪一騎、下馬將馘、二騎迫之、忠恒追獲馬、授忠恒、復馳追敵、三騎立見信古
敗、六支、國昌郝榮榮東虛、將以萬人橫入城、惟新預

整陣備之、島津忠長、以百騎衝國畠宗榮軍、梓山
久高、寺山久兼等、方追北上北嶺、顧見忠長與國
畠等戰、乃繞出敵後、擊輜重、明兵驚擾、惟新命野
添某、本田某、援忠長、夾擊大敗之、國畠宗榮、走望
津、芳威望見先逃、國畠欲據望津以拒我軍、一无
不聽、遂奔星州、我兵追至江而止、斬首三萬八千
級、盛其所剽馘於大樽、獻于名護屋行營、明音呼
島津為石曼子、自是明韓兵愈畏石曼子。參取正韓錄、奪吉譜
是月八月、秀吉以疾薨、至是凶問適至、諸將潛

相告、稍、治歸裝、明軍謀知蹑我後、然創薪寨之
敗、不敢薄、十一月、惟新去薪寨至釜山、小西行長、
有馬修理等立將、在順天、明將陳璘、陳蠶、欽子龍、
馬文煥、李金、張良相等、將水陸軍八千、與朝鮮將
李舜臣、沈理、合兵、扼順天海口、列兵艦數百艘、行
長等不能退、惟新固急曰、令行長等死異域、我却
之耶也、即與立花宗茂等、乘艦赴援、子龍以輕軋
擊破之、既而陳蠶李金沈理齊進、惟新勵士卒、引

銳亂黨、虜以火器投我艦、燒多漏死、惟新奮戰、
奪虜艦六艘、行長宗茂等俱行戰卻之、順天圍解、
行長等自南海退、惟新與宗茂等至唐島、我臣梓
山忠正等艦為敵所燒、乃率兵上南海島、惟新又
舟迎取、行長等各以船赴援、我軍盡陣對馬、惟
新與諸將俱至伏見、秀吉嗣子秀賴、大老奉行
慰勞之、惟新從外征之役、前後七年、我得全兵而
還者、由新累之捷也。錄取正韓四年正月東照

公在伏見、時豈臣秀賴幼不能親政、公代裁決

天下事、与大老奉行議、外正諸將之功、以惟新功
最大、賜公田在薩摩者四萬石。藩輸譜三月、伊集院
忠棟有異志、忠恒誅之於伏見第、以其擅殺重臣、
屏居高雄、族罪、公与大老奉行議、釋忠恒還伏
見第、忠棟子久直據邑叛、忠恒請暇還討之、公
遣其臣山口直文、遺之鎧二千、暑衣百領、又命寺
澤廣高赴援、久直乃降。藩輸譜、烈祖成績、式德安民記、按旧傳記、久直作忠
真五年、公討上秋景勝、石田三成与景勝合謀、
起兵移書遠近、抑留西諸侯赴江戶者、先是惟新

奉書 公明其至異志、而三成固要之、黑田長政、
勸惟新歸東軍、惟新素与三成善、遂應西軍、成
七月發兵會大坂、与宇喜多秀家、小早川秀秋
等、攻、拔伏見城、進至美濃、會大坂、八月、東軍攻
岐阜、惟新与三成等赴援、陣呂久川、遣兵三千
追至合渡、東將黒田長政、藤堂高虎、東霧雨來
攻、我兵不利、敵追至呂久川、惟新謂三成曰、前
軍雖敗、吾与子整兵、橫擊、則勝、三成不從、收兵
還大垣、東軍已拔岐阜、追屯赤坂、関原九月十

岡山今呼曰
即勝山

四日 公軍岡山、惟新欲及暮潛兵、還赤坂及
岡山營、三成曰、明日之戰保必勝、不須夜戰、惟
新曰、何以保之、三成曰、田中兵部通於我、約內
應、惟新曰、是豈足信乎、吾恐為其所誑、今內府
新來、兵疲、宜及止、舍未定而擊之、必有利、三成不
從、慶長軍記本書曰、初三成遺書田中兵部招之、
後、兵部獻其書、東照公、使兵部佯應焉、三成
信之、故不昧爽、東西軍大集閼原、惟新率四千人
往、惟新言、
渡藤川、陣玉村、三成陣其左、小西行長陣其右、宇
喜多秀家又陣其右、関原唯新馳使行長趣戰、行

長不肯大金原記 東將丹伊直政奉下野守忠吉率

輕騎來突我先鋒、與接戰、既而忠吉直政以
其全隊與細川忠興、稻葉典通、加藤貞泰等合兵
來戰、惟新分兵為八隊、更代而戰、東西交鋒、烟塵
蔽空、西軍勢甚熾、三成以麾下兵二十、橫衝東軍、
為本多忠勝所破而退、忠勝又橫擊我先鋒、
敗、三成秀家前軍、六為黒田長政、福島正則所破、
行長先衆敗走、於是惟新與三成秀家各以麾下

兵殊死戰、勢又張、會小早川秀秋、應東軍、擊大谷

刑部少輔正之正則子

吉隆、東軍竟進、由是西軍大敗、三成秀家走、瞻吹山、
惟新謂我雖敗、卻非武、率殘兵五百以銳自環、取
路多羅尾山、直逼東軍而南、福島正之渴之、我兵擊卻
之、東軍猶尾擊、島津豈久以三百騎逐戰死、惟新自
度不免、將決死、阿多歐淳叩馬曰、是非大將死所、請
君破一方退、回其馬驅之、自留植牙旗、呼曰、島津義
弘死于此、東軍震集、盛淳奮戰、与部兵十餘人共
死、惟新得間脫走、既而忠吉直政、又率輕騎追趕、
惟新令親兵、以種島銳狙射、直政傷臂而退本記